

# 《童年往事》：触摸生命的质感

任雪晴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摘要]** 本文从时空细节、电影主旨等方面，分析侯孝贤的自传式电影《童年往事》。影片叙事手法细腻，画面和声音交融，通过情感渲染、氛围营造，给人以独特的时空感。电影通过主角阿孝的成长历程，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体现出对生与死的客观观照，传达出生命的厚重感。时代背景的穿插运用，也使得主角的童年往事，成为整个一代人的往事。

**[关键词]** 童年往事；长镜头；生死观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815

《童年往事》所讲述的，是主角阿孝的成长历程，详细描写了阿孝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青涩又叛逆的经历。阿孝在幼年时期，全家从广东梅县迁居到了外省，从此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电影主角阿孝和导演侯孝贤，名字里都有一个孝字，很明显，侯孝贤在创作这部电影的剧本时，采用了很多自己童年时期的故事。

这部影片，画面和声音相互交织配合，在情感渲染、氛围营造方面具有很好地表达力，在看似普通的镜头之下，创造出独特的时空感。生存与死亡对比，成长与衰败交叠，于个体命运中窥见出无情的时代洪流，彰显出深刻的主旨。

## 一、独特的时空感

这部电影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手法细腻，并且镜头语言中含有大量细节，各种布景以及情节铺设的环境，都营造了一种青涩的、灰蒙蒙的色调。窗外的蝉鸣，还有在竹椅上闭目养神的父亲，几个人打弹珠，玩垒球，还有考试作弊，都是生动的，在镜头下展现出平平缓缓的生活。营造这样真实的质感离不开导演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下的功夫。

在时间上，这部看似由日常碎片拼凑成的电影，实际上并不随意。侯孝贤说：“时间是真实生活的依据。”可见时间也与影片中真实性构建密切相关。在叙事学中，时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故事时间，一个是叙事时间，也就是事件本身的自然时间状态和经过人为加工后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童年往事》中的时间首先呈现出原初的完整的面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祖母带着年幼的我，两人尝试回到大陆然而无疾而终这个情节。其中有个固定长镜头和运动长镜头的结合，祖母和小小的我，从道路尽头走到镜头前面，这一过程被完整呈现出来，就好像观众也一起走过了这条路一样，随着阿孝说那里有芭乐后，镜头向右摇，阿孝在前面摘芭乐，祖母将摘下的果子放进口袋，整个镜头一共有一分多钟，接着镜头就切换到阿孝坐在院子里数芭乐然后开心地抛着玩，来说明两人的出行失败了，只好回来。“电影导演的任务就应该是一个平常的记录出发来组成一个有时间意义的影像：既要客观的姿态不介入所要拍摄的事件，不干扰其时间性，又要对所拍摄的事件和时间有一定的规定。”<sup>[1]</sup> 不论是关于梅公桥的对话，还是走在路上摘芭乐，侯孝贤都没有刻意缩短时间，而是选取了几个片段，保留其原本的自

然时间，来呈现整个情节，这样处理使得单个镜头变得漫长，从而增加了生活的厚实感，但不使情节冗长繁琐，观众在观看时好像一直凝视着真实的生活一般。

在时间上，该片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片中出现了三次长辈的死亡，每一次都伴随着时间的大幅跨越。比如在父亲去世前，阿孝的形象一直是一个矮矮的小孩，而父亲死后，镜头中的阿孝已经变成了街边游手好闲的小社会青年。这样的转变甚至可以称得上突兀，观众可能一时之间都认不出主角的面貌。一是因为该片本来就带有回忆性质，记忆中的时间本身就是不连续的，人们只会记得某一成长经历中印象深刻的事，二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观众站在了影片之外，以时间建构距离感。在叙述具体情节时，观众好像置身其中，而时间的阶段性将观众从这种参与中抽离，告诉观众自己只是在观看别人的过去。

除了时间之外，在空间上，这部自传式的电影有着旁观者一般的疏离感，极大削弱了人物的主观性，相较于突出主角的视野和行为，导演更注重整体介入式的客观参与。影片中的镜头总是包含有更多元素，中景镜头远多于特写等小景别镜头，使得空间在横向上展开，比如用固定镜头拍摄树荫下的乡间小路，一排排居民区和人来人往热闹街道。这种横向上元素的多元使得场景更有生活气息，杂而不乱，节制而朴素。值得注意的是，该片擅长运用大景深来展现纵向空间上的人物行为，人物之间各自行事却在空间上相互呼应，共同构图，形成一种稳定感。比如在8分钟处，有一处长镜头，父亲一动不动仰在竹椅上构成前景，中间是一面屏风，屏幕的右侧，家里另一个男孩在屏风后安静地学习。这两者构成了镜头中的“静”，而此时母亲追打着光脚跑出来的阿孝，两人从屏风后追到屏风前，又绕到屏风后，作为中景构成了镜头中的“动”。一个普通的固定镜头中包含着四个人物，前中后三个景深，动静两种元素，这样场景更加完整真实，贴近生活原貌。而导演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自传式的引导性，削弱导演对观众的引导，调动观看者自己的注意力，亲身介入到这个整体的环境中，同样通过动静对比巧妙地突出了幼年活力满满的主角。侯孝贤在电影中大量运用了长镜头和固定空镜头来塑造空间，其中长镜头包括运动长镜头和景深（固定）长镜头，而固定镜头中值得注意的大

多为空镜头，来营造感情氛围。

除了视觉语言之外，声音的存在为影片增加了更多质感，无论是环境的嘈杂之声，还是人物的哭声话语声，都显得无比真切。背景音乐出现的次数不多，更多是声效和原声，朴素而静穆。值得注意的是，该片的聲音具有呈现画面、连接画面的作用，声音甚至在画面之前，引起观众的注意。影片中的声音本身就是情节的一部分。比如在20分钟左右，以固定镜头展现出破旧的一排小平房，此时逐渐出现了嘈杂的声音和狗叫，结合之前广播里的播报，观众可以推断出这是飞机的引擎声。轰鸣声由弱渐强，没有中断，而镜头切换到室内，几个孩子睡在一起，被这噪音吵醒，父亲安静地站在门口向外看去。以一个明显的声音贯穿这几个镜头，镜头中的人都由于这声音而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同样还有影片末尾母亲从医院回来之后，有一个片段给出了阿孝和阿忠的面部特写，两人的视线都安静地凝视着一个方向，伴随着镜头外母亲的呕吐声，在两人的面部特写之后才是母亲趴在盆边呕吐的画面，死亡的气息如此明显。这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使得事件的发生不止局限于视觉维度，而是综合调动了各种感官，使得观众在视听上都积极参与其中，获得完整的体验感，也增加了镜头的连续性。

### 二、生与死

《童年往事》可以说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代表，这份“平淡”来自影片缺少戏剧性，很多时候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并没有明显的动机，同样也没有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存在，更不存在常见的正邪善恶冲突来推进剧情，剧情推进的动力来自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

在影片中，个人的成长与死亡形成了鲜明对照，影片的英文名字为“ThetimetoLive, andtheTimetoDie”，从这其中已经可以窥见，侯孝贤绝对不只是想回忆往事，叙述日常生活而已，他希望呈现出来一些关于生死观的东西。他曾经讲过“沈从文的世界以一种俯视的自然法则一般的眼睛在看。我很喜欢沈从文表现生与死的方式，生命就好像一条河在流，不以物喜，不以物悲。我很欣赏这样的辽阔，在里头找到一种胸襟，一种角度，这样的远观令我印象很深刻。”<sup>[2]</sup>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侯孝贤确实也在《童年往事》中尝试这样的表达：冷眼看生死，各人自生灭。

以自然超越人为，力求不为死亡赋予过多的意义，只是叙述这一客观事实。侯孝贤用死亡衬托成长，阿孝的梦遗与灯下母亲流泪写信一起表达，少年的生命力与长辈走向死亡的油尽灯枯形成强烈对比。这样处理生与死，就好像二者是同时发生没有界限的东西一样。生死呈现出一种共通性，而不是截然分开的，这抹消了人们的普遍认知。导演从

不忌讳死亡，甚至直接拍摄尸体，咽气的父亲，躺在棺槨里面色青黄的母亲，尸体已经爬上蚂蚁的祖母，都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并不是一种剖开死亡的残忍冷漠，反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平静，哪怕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也只是让人自然地感觉到人性中流露的悲痛。这是一种对社会性的超越，中国人总是认为死生为大，对死亡总是赋予了太多的色彩，有忌讳、有恐惧，而侯孝贤却在镜头中超越了这种虚构的感情，让人们认识到：不必惊讶，人尽向死而生。这种静观的视角，一如庄子妻死，其鼓盆而歌“生死本有命，气形变化中。”又如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其独特的时空感，使得读者与死亡拉开距离，不至于直接感受到这份悲痛，从而达到了客观观照的效果。

### 三、个人与时代

除了生与死的主题，电影中也呈现出一种故乡观念。历史背景的穿插运用，让观众明白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就是镜花水月的谎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中的三代人对大陆、对自己的家乡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见解。祖母来自广东梅县，在那里几乎生活过了一生，坚定地认为广东就是自己的家乡。对于父亲这样的中年人，电影通过更多细节进行了明显的阐述，到外省时只买了很便宜的竹质家具，就是为了几年后返回大陆时可以随意丢弃掉，但随着回归大陆家乡的希望日益渺茫，他们也慢慢地在改变自己的看法。而对于成长经历一直在外省的阿孝一代，他们对那个遥远的家乡，从来都没有任何印象，也没有丝毫回去的希望和想法，因此，他们对于家乡的看法也是比较有隔阂的。穿插的细节很生动地写明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从而让这整部往事，不仅是童年的往事，也成为整个一代人的往事。这种“原乡”概念的丧失，造成了新一代人对自己身份认知的迷茫，正如影片中的阿孝，就像一个无根的野草，青春期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便选择打架结帮，成为不良少年。伴随着祖母去世，他与故园最后的联系也消失殆尽，只是在异乡谋求自己的生活。

《童年往事》这部影片通过平凡而富有诗意的视听语言，传达出生命的厚重感，展现出真实可触碰的生活，富有质感，值得观众仔细回味。

### 参考文献

[1]蔡潇.再植存在——论侯孝贤电影的日常场景建构及其精神渊源[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卓伯棠.侯孝贤电影讲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任雪晴(2001-),女,山东济南,现就读于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1班。